

世界歷史百品

另眼看世界—大英博物館百品特展

瑞貝卡·艾倫 (Rebecca Allen) 著
宋兆霖譯

我們依賴我們所創製的物品。自早期人類將非洲岩石敲擊成形，製作第一批工具以來，我們所創製的物品便在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世界歷史百品」展覽以大英博物館豐富典藏為基礎，採用獨特的「透過物品」方式，導讀世界歷史，既稱頌物品特有的敘事力量，亦邀請觀眾思考我們與我們所製所用物品間的複雜關係。

就各方面而言，訴說世界歷史可謂為一項莫大的挑戰。人類在不同時期的生活方式如此相異，所面對的挑戰與取得的成果又多屬於個人，欲將其多元多樣的故事集結成爲單一歷史，似爲大膽之舉。當然，若干人成就斐然，已在史冊中取得永恆地位，惟無數人自生至死，身後遺留不

多，致無從證明自己的存在。欲在活化的歷史時一併計及他們及他們所處的社會，任務將複雜無比。不過，此項挑戰可藉由研究物品此一途徑加以克服。物品可作爲解讀過往的證據，亦可作爲協助瞭解多樣、複雜歷史的線索。許多文化並未留下任何可供後世探究的文字紀錄，然物品能以一種文

字紀錄所無法提供的方式，引領我們直接進入昔日問題與事務。物品——人們曾製作並使用，曾珍惜或丟棄的一切——正可協助我們敘述世界歷史。人類自遠古以來便依賴自己創製的物品而生活；物品可說是人類共通的必需品。將之彙集於本展覽，我們發現物品揭示了許多人類共同關切的

事務。部分物品說明了人類對知識的渴求，亦即本展覽許多物品所呈現的一種探索及學習動力；他則透露人類最嚴肅的成見：認識神明並克服死亡的企圖，以及人類與戰爭、衝突間不斷的糾葛。其次，我們亦見到若干較輕鬆愉悅，爲豪華餐室與遊戲桌而製的物品。將這些物品匯聚一處，我們所發現的，並非人類的嚙昔如何不同，而是人類長久以來的共同點。前人所未面對的問題，仍係我們今日所遭遇的挑戰。許多共通主題已超越時空，至今猶清晰可識。無論其製作時間、地點爲何，

本展覽各件物品的彼此關聯不僅充滿驚奇，亦令人深感熟悉。

揭開物品的秘密

研究單一物品，祇要夠深入，便可取得豐富資訊。若研究方法正確，個別物品將有助於我們瞭解前人如何生活，包括禮敬崇拜方式、飲食內容等。隨著科學與學術的精進，新的細節將不斷出現。本展覽各件物品的研究，即受惠於我們目前所有之各種各樣調查方法。

古埃及木乃伊棺槨當屬最佳例證，因爲我們便是以不同方法對之

研究詮釋。在解讀棺槨所傳遞的訊息時，任何方法——從象形文字的翻譯到塗漆的科學分析——都可能發揮極大作用。此座棺槨（圖一）係爲一喚作余蓋梅海特（Shepenmehyt）的女性所製，其顏面於棺蓋以綠色呈現。由於埃及學家的研究，我們得知顏面塗以綠漆象徵余蓋梅海特與主神俄賽里斯（Osiris）的聯繫。俄賽里斯常以碧面出現，能使植物萌芽，亦可令萬物復生。棺木上的象形文字則指出余蓋梅海特爲「家庭之主婦（lady of the house）」，曾在底比斯（Thebes）——



圖一 余蓋梅海特木乃伊棺內槨 (Inner Coffin of Shepenmehyt) 大英博物館藏

本故事性展覽呈現的物品中，猶可見其他與人類普遍關切的事務有關者，令我們不禁驚訝於彼此超越時間及地點的連結。其中，一件史前石器（圖四）與一枚銀質紀念章（圖五）即清楚說明了人類所關切事務的普遍性。表面上，兩者毫不相同，然皆展現了人類自來對探索與發現的嚮往，亦皆說明了求知精神為人類的典型特質。史前石器係指克洛維斯（Clovis）人使用的矛頭，案克洛維斯為已知的北美最早文化之一。冰

穿越時間的連結

種植者的喪禮。（圖二）加人棺槨裝飾的設計雖屬現代，然亦說明其社會墓葬傳統之活躍絲毫不下古埃及一等。加人與古埃及棺槨的年代相隔二千六百年，惟彼此後先呼應。兩者突顯了古代與現代的差異，亦使我們留意了其間共通之處。本質上，加人與古埃及的棺槨皆用以處理人類自始即努力理解並面對的死亡問題。兩者製作雖相差數千年，其最初功能始終未曾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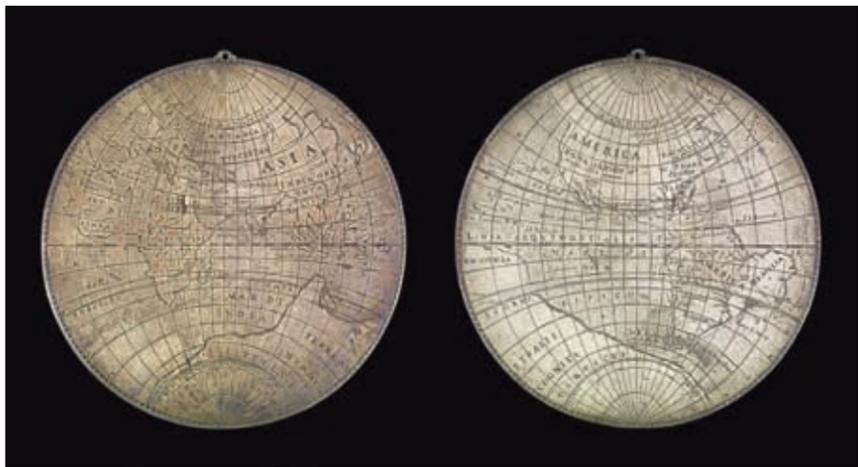
圖三 可可豆莢造型現代棺槨 大英博物館藏



圖二 木乃伊顱內掃描影像顯示之防腐處理工具 大英博物館藏



圖四 克洛維斯矛頭 (Clovis spear point) 大英博物館藏



圖五 環球航行紀念章 (Circumnavigation medal) 大英博物館藏

河時期，一座橫越白令海峽 (Bering Strait) 的陸橋曾將今俄羅斯與阿拉斯加連接。先民們橫越這座陸橋，抵達美洲，而克洛維斯人可能就是他們的後代。克洛維斯人遺留的矛頭令我們想起這群早期先鋒。製作於數千年後的銀質紀念章

亦宣揚了相同的開拓精神。此枚英格蘭製紀念章係為慶祝法蘭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於西元一五七七至一五八〇年間所進行的環球航行而鑄。他指揮探險船金鹿號 (Golden Hind) 航行世界，成為史上第二位完成環球壯舉的航海家。十六世紀探險

即今盧克索 (Luxor) 的阿蒙—拉 (Amon-Ra) 神廟中彈奏一種稱為「叉鈴 (sistrum)」的樂器。以上訊息能夠為人所知，實豈出之十九世紀的象形文字解讀。文字以外，棺木之上另可見許多男女神明的圖像，包括一幅展開雙翼的女神大型圖繪。正由於諸多學者對古埃及宗教的研究，我們方得指認她是以雙翼保護往生者的天空女神努特 (Nut)。努特圖像下方為一番判場景，余益梅海特的心臟正接受衡量。

是在防腐處理過程中用以抽取腦漿的工具。（圖二）綜上，我們所面對的物品，亦即余益梅海特的棺槨，盛裝了一具原本不該出現的遺體，而遺體之內又隱藏著一件原本不該出現的工具。此即物品歷史史實予人以莫大滿足的原因之一，因為物品能揭露數千年來未曾被發現或一直遭誤解的訊息。

對余益梅海特棺槨的檢視，說明了仔細研究一件物品確可獲得回報。此座棺槨所揭露的複雜訊息不祇與余益梅海特本人有關，亦大致反映了古埃及的信仰與喪葬習俗。不過，與棺槨有關—確切地說，與其盛裝內容有關—的另一項訊息，直到最近始公諸於世。我們以棺槨內之木乃伊進行醫學電腦斷層掃描，發現往生者竟是一位男性。至於男性遺體何以或何時被置入，謎團至今未解。我們續就其顱部進行掃描，又發現了令人好奇的現象：顱骨內至今仍嵌著一件可能的

以上方法並不僅適用於古代物品，或源自異域文化的物品而已。仔細檢視現代物品往往亦有所得，非洲模型棺槨—由迦納的加人 (Ga) 於本世紀所製作者—即為例證。加人崇敬祖先，極重喪葬傳統。近期以來，他們因多彩、原創的棺槨設計而蜚聲國際。將加人與其古埃及先輩所創製的棺槨相較，兩者共通之處頗多：同樣出自非洲，均以塗漆木材製成，且皆用於榮耀往生者。然而，加人棺槨的造型設計既獨特，又具現代感，其靈感多來自當代非洲的視覺世界，如鯨魚、可可豆莢、啤酒瓶等。此等設計與加人生活風格及其現代抱負較為有關，而與眾神或最後審判關係較淺。其中，可可豆莢造型的棺槨常用於可可

歷史的啟發

自古至今，若干社會曾仰賴歷史，以之創造當前的文化認同感，並循模仿古代藝術與建築的途徑，使自己與古代文化產生聯繫。舉例而言，羅馬人對於古典希臘文化極為推崇，尤以戲劇為然。本展覽中的索福克斯（Sophocles）半身像即羅馬人依西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原件仿造而成。（圖六）此尊雕像不僅說明羅馬對古典希臘的適應，更呈現了羅馬人將希臘世界融入自己文化的作法。羅馬人對古典希臘文化的讚佩在其後西元八〇〇至八一四年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皇帝查理曼（Charlemagne）在位期間得到迴響。查理曼係一位強而有力的領袖，於西羅馬帝國（Western Roman Empire）崩解後首次統一歐洲大部分地區。為期包括藝術、建築在內的各项發展皆有範式可資遵循，他向古典時代尋求方向，一如羅馬之學習希臘。本展覽所示一件源自查理曼首都亞琛（Aachen）的九世紀象牙鑲板，即顯示了藝術模仿產生的作用。（圖七）

此等物品反映了整體社會期望，亦揭示了當時人們對歷史物品的運用與欣賞，與今日的我們並無不同。

類似此種瞭解過去的渴望，亦體現於一件稱為「璧（bi）」的新石器時代玉器。（圖八）在本展覽講述的歷史中，此件玉璧看似並非一件新石器時代文物，反倒似一件與十八世紀學術研究與啟蒙思想有關的物品。西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間在位，統治中國的乾隆（Qianlong）皇帝曾在其上題詩。我們由其清麗典雅的書跡中見到一位孜孜不息的學者，所惜可供參考運用之資料闕如。乾隆不知璧的用途為何，是以進行研究，並於詩中總結璧乃碗之底座。至於璧之確實用途，迄今依然無解。乾隆對此件古代物品提出疑問，一如我們今日對各種物品提出疑問。他拼湊線索，提出暫時性解答，與我們在論據不足時產生結論的作法幾無二致。

重新發現我們的歷史

經歷侵略或重大文化更迭而倖存的物品，往往可提供關於某些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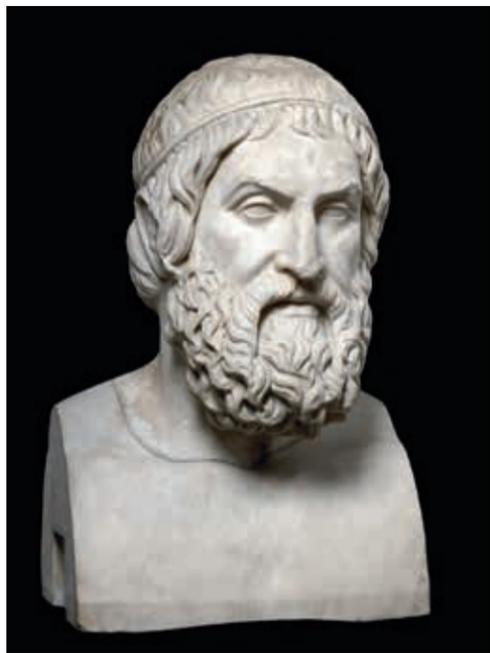
與民族的珍貴資訊；如若不然，此等資訊可能將永遠消失於記憶中。本展覽中尺寸最小的物品之一，係一枚製於西元前二千五百至二千年間的石質圖章。（圖九）此枚圖章源自印度河文明（Indus Civilization），即活躍昌盛於今巴基斯坦與印度北部印



圖九 印度河圖章（Indus seal） 大英博物館藏



圖七 加洛林象牙鑲板（Carolingian ivory panel） 大英博物館藏



圖六 索福克斯半身像（Bust of Sophocles） 大英博物館藏



圖八 玉璧（Jade bi） 大英博物館藏

家之得以開創歷史，航行於全球，實賴航海科技與諸多創新的人造物品。德雷克的環球航行至今被視為驚人成就，將其航海功績強而有力的表徵——世界地圖——鐫刻於紀念章之上，自然合適不過。此枚銀質紀念章表彰了德瑞克的英勇與事跡，以其航行所至，前此無其他英國船隻可及。德瑞克的環球航行使他得與數千年來的探險家並列，包括克洛維斯人及更早的先民。

度河 (Indus River) 流域之一支古代文化。印度河文明或因氣候變遷而式微，其後曾遭世人遺忘數千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此類圖章出土，考古挖掘始正式展開，印度河文明亦終得為世人所知。在重新發現的過程中，此枚圖章曾發揮關鍵作用。

他如源自葉門的銅手掌（圖十），則係已亡佚宗教的遺物。第一個千禧年間，少數主要宗教信仰的出現，曾導致崇拜地方神明的小型宗教沒落、消失。鑄刻於此件銅手掌之上的名字，即屬於其中一位地方神祇，一位於西元一〇〇〇至三〇〇年間



圖十 阿拉伯銅手掌 (Arabian bronze hand) 大英博物館藏

為葉門一座山城居民所禮敬的神明。銅手掌上銘文指出，山城名為理亞姆 (Riyam)，神祇則稱作塔拉布·理亞姆 (Talab Riyam)，意謂「理亞姆的強者」，受託保護當地居民。此件銅手掌乃信徒所奉獻，亦為一極其個人化的物品。銅手掌的湯匙形指甲頗不尋常，小指骨折，當係依照真人手掌模鑄。在銅手掌創製的年代，阿拉伯地區獲居民崇拜的地方神祇數以百計。當時，祆教 (Zoroastrianism)、基督教 (Christianity)，甚至最終改變中東宗教版圖的伊斯蘭教 (Islam) 均尚未傳入。銅手掌所榮耀的宗教或

已不復存在，此件物品仍有助於我們認識當地的已佚信仰。

留存迄今的物品

「世界歷史百品」展覽旨在頌揚歷史上人類所製物品之多元與璀璨，無論是刻有經文的小型貨幣，抑或宏偉不朽的雕塑。部分物品僅供個人擁有寶愛，他則提供予公眾社會使用。部分物品屬於科學儀器，用以解決難題，促進人類對周遭世界的瞭解；他則屬於單純的精美作品，乃人類美學成就的巔峰，亦為人類對美感永恆追求的強力表徵。部分物品係失落文明的遺跡，他則被賦予新的用途或經許多人重複使用，因而可見不同的生活痕跡，以及使用者後先相續的歷史。本展覽所敘歷史中的物品既帶來愉悅，亦可供消遣；既令人著迷，亦提出挑戰；既陳述問題，亦解決疑難。尤其重要者，係這些物品皆各有故事可說；齊聚於此，便成為所有故事中最偉大的故事——世界歷史。

著者為前任大英博物館館員
譯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